

颊上
眼泪
BAL

BOSTON
唯有这光束
是永恒的
LIBRARY
TJ22VCH2ET

CALCUTTA
在孟买
她的名字
加尔各
INDIA

Book of Museums

博物馆书

赵 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 物 馆 书

赵 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馆书 / 赵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99-5014-3

I. ①博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6240号

书 名 博物馆书

出 品 人 黄小初

著 者 赵 玫

责任编辑 赵 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海院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014-3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从这里到永恒	002
Key West的灯塔	014
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离	038
丹尼尔的小屋	050
普艾布婁	056
怀念“猫王”	064
罗德岛的大房子	078
普利茅斯的“五月花”	100
塞勒姆的中国情结	110
玫瑰庄园	120
汤姆叔叔的小屋	128
塞拉神父的传教所	134
加德纳夫人的波希米亚传奇	146
沿铁路走来的亨廷顿时光	170
采摘加州的阳光	178
从这里遥望蓝色海湾	196
盖蒂的夕阳	212
在孟买，她的名字叫加尔各答	220
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240
冰冷的辉煌	266
残垣断壁的海德堡	282
梦中城堡	292
飞翔的莫扎特	302
雕刻在钟楼上的“宿命”	310
我们选择奥赛	320
那是巴黎的灵魂在闪闪发光	336
“太阳王”的太阳宫	346
左岸，左岸	358
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总统	370
饱和Lee的“博物馆”	378
唯有这光束是永恒的	386

这是一本关于域外博物馆的书籍，

是作者近二十年间在不同国家参观

的各类博物馆的结集。其中不单单

介绍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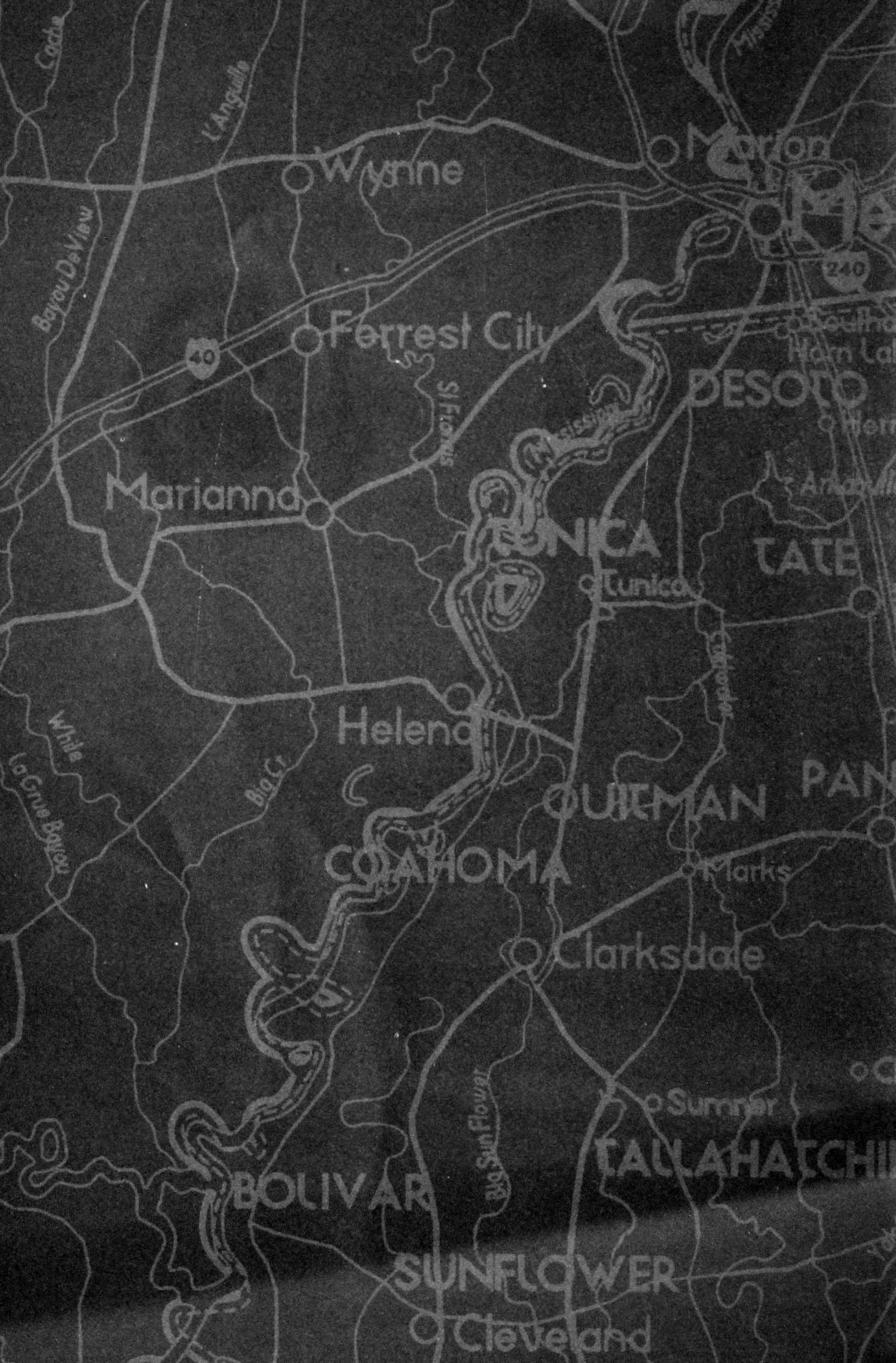
更多的是作者在参观过程中的独

特感受。尤其那些博物馆所承载

的历史沧桑，以及渗透其中的或

感人、或忧伤的人物和故事，都

会为读者留下丰厚的文化滋养。



Coche
Bayou De View

L'Anguille

Wynne

Marion

40

Forrest City

240

Boulton
Ham Lake

DESOTO

Marianna

S. FLORES

TUNICA

Tunicola

TATE

Helena

Big Cr.

QUITMAN

PANOLA

COAHOMA

Markis

Clarksdale

BOLIVAR

Big Sun Flower

Sumner

TALLAHATCHIE

SUNFLOWER

Cleveland

White
La Grue Bayou



MISSISSIPPI
- OXFORD -

从这里到永恒

WILLIAM FAULKNER

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走进福克纳故居时的心情。
我想，那房子之于我应当是一座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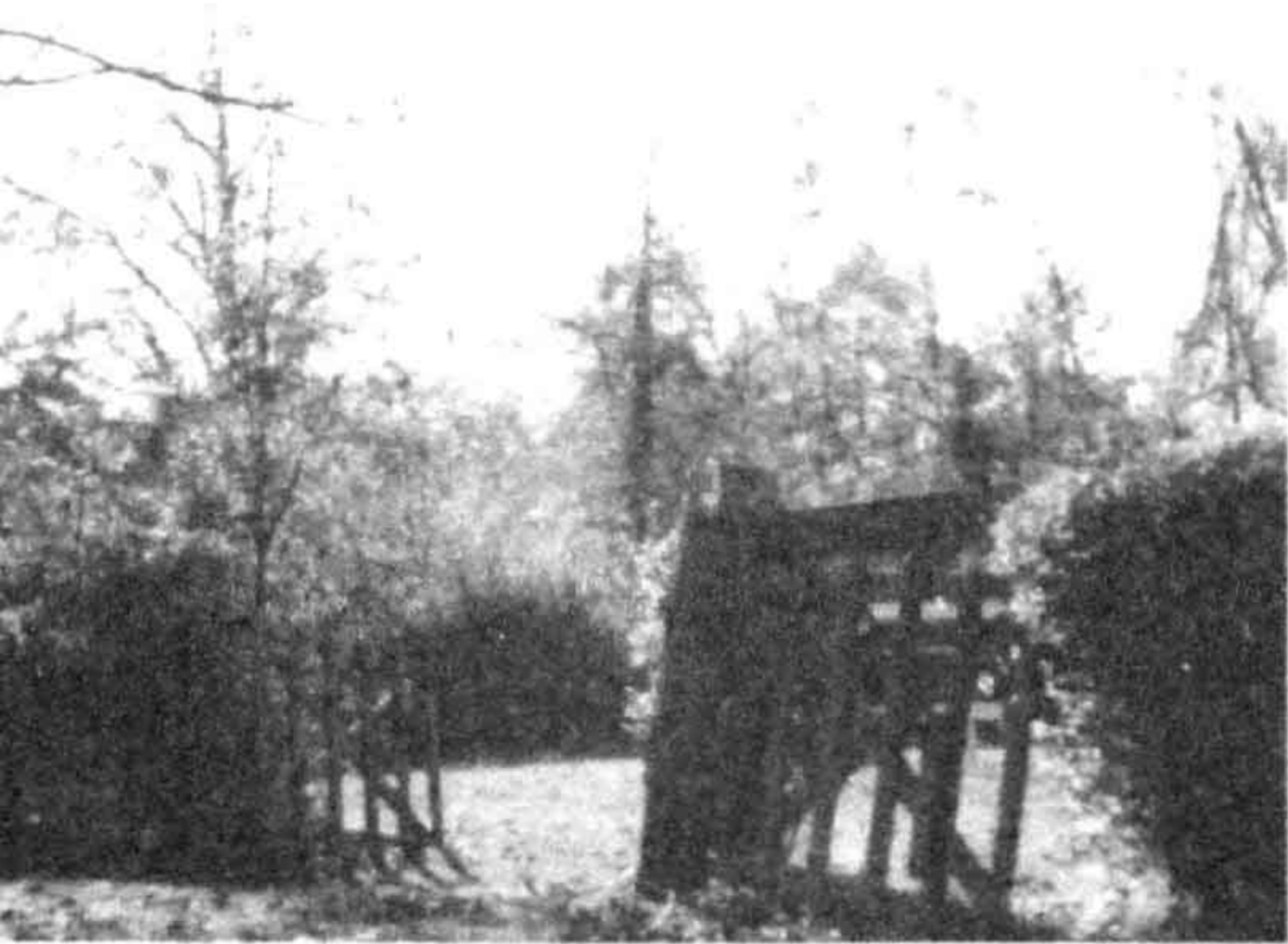
我独自一人坐在门前的木楼梯上等了很久。此刻所有的房门都被锁着。静极了。

已没有家人住在这里，也没有游客。只有我和我的翻译仪方。我们在这里。等待着。

我们等了整整一个中午。在空无一人的福克纳的树林、草场和花园里散步。我们独自参观他的牛舍和马厩。碎石铺就的小路很长，弯弯曲曲，路两旁是高大的雪松，还有高大的橡树。福克纳喜欢在这条路上牵着他的马，还喜欢穿花格呢的西服上装。他有很多

张穿着这件花格呢上装的照片。就悬挂在奥克斯佛的“广场书店”里。

秋天，对于这个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炎热所困扰的南方小镇来说，是个气候宜人的季节。不再有可怕的太阳，热汗，和那种人体发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而那却是福克纳喜欢在他的小说中





描述的南方景象。他总是残酷地让人们陷入热的苦难中，然后看他们怎样苦苦地挣扎。

然而秋天不一样。秋有凉爽的风。福克纳家园的橡树和雪松高高地向上挺拔着，还有光秃秃的白蜡树。一串一串鲜红晶莹的果实。远处随风摇曳的金色秋草。

然而这里却荒凉。一种沉重的无望的满目荒凉，让人心生悲哀。

也许是因为刚刚去过猫王的家。在那里像所有的歌迷那样怀恋着谜一样消逝的歌王奥维斯。以为福克纳也应当有一个像样的家，但直到踏上这碎石的小路，才意识到一个

伟大的作家和一个伟大的歌王是怎样的不同。福克纳像暗夜中的星辰，照亮了人类的灵魂；而猫王则如山崩地裂，几乎改变了一代人的行为。他们都是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家的，但他们的故园却又是怎样的迥然不同——福克纳的家苍凉，萧条，如遥远的悲歌；而奥维斯的却灿烂，明媚，依然如天上的太阳。

心于是愈加地沉重。就像重读福克纳沉重的小说。

如今福克纳的家归属于密西西比大学的南方文化中心。当我们离开孟菲

斯后，便沿着公路拜访了这个中心。中心的威廉姆·菲瑞斯教授热情接待了我。他问我此行的目的。我说福克纳，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于是教授便楼上楼下地开始为我寻找中心所收藏的几乎所有关于福克纳的资料和报刊。菲瑞斯教授告诉我，密西西比大学每年要为福克纳举办一次研讨活动。因为福克纳曾在这里教书。他是密西西比大学的骄傲。他拥有一代一代的崇拜者，而他们会将每年一度的“福克纳纪念”周搞得五花八门，色彩斑斓。

教授为我找到了一张1994年“福克纳纪念周”的海报。海报上是一幅有点夸张的水彩画，画面看上去不像福克纳本人那么沉重。在福克纳家乡的小镇奥克斯佛的广场上，人们聚集在一棵大树下，听站在高处的一位什么先生张牙舞爪地夸夸其谈。画面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脸和各种各样的表情，而在人群的后面，就是那个端着烟斗的假装若无其事的福克纳。无疑海报再现了奥克斯佛当年的情景，并昭示人们，福克纳就是在小镇这样的场景中，得到他的写作素材的。他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就像是一个高超的“窃取者”。

菲瑞斯教授还告诉我，你们将要入住的假日旅馆，就在奥克斯佛广场附近的小街上。福克纳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来，所以教授提醒我一定要认真观察那里。教授说，那样你会收获很大的。

于是，我在小镇的广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瞻仰了广场前著名的士兵雕像，还认真出入于政府大楼、法院、教堂、书店、餐馆和杂货店。我相信这所有的地方都是福克纳曾经光顾的。据镇上的人说，尽管福克纳已经去

世三十几年，但小镇几乎没有变化。所以，我完全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和福克纳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也许，他此刻正在奥克斯佛狭窄的街道上与我擦肩而过……

这样感受着福克纳的家乡，感受着福克纳小说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生镇中的那种生动的景象。

奥克斯佛实在是太小了，但却是美国南部一个十分典型的小城镇。商店的橱窗里琳琅满目，暖色调的服饰和昂贵的价格，都充分显示出了南方富有者所追逐的高贵和奢华。看得出的等级观念和严重的贫富悬殊，还有让福克纳始终愤愤不平且猛烈抨击的那种种族的歧视……

很强烈的奥克斯佛的阳光照射着。天很蓝，而且清澈。政府大楼顶上的大钟为所有行走的人们指示着时间。表针缓慢地行走着，但却听不到《喧哗与骚动》中昆丁自杀前的那巨大的催促着生命的表的滴答声。白色的士兵雕像在太阳的照射下高高矗立在广场中央，守护着奥克斯佛清晨的宁静。广场的绿色长椅上没有人，不像密西西比大学的那幅夸张的海报。后来知道，镇上的习惯是，黄昏时分，人们才开始向这里汇集，并在此交换奥克斯佛一天发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人和事。

而奥克斯佛著名的“广场书店”早上也不开门，因为它是整个奥克斯佛关门最晚的一家商店。它等待着镇上所有会来此光顾的人们，直到最后一个。“广场书店”显然很有名气，因为从孟菲斯开始就有人不断提到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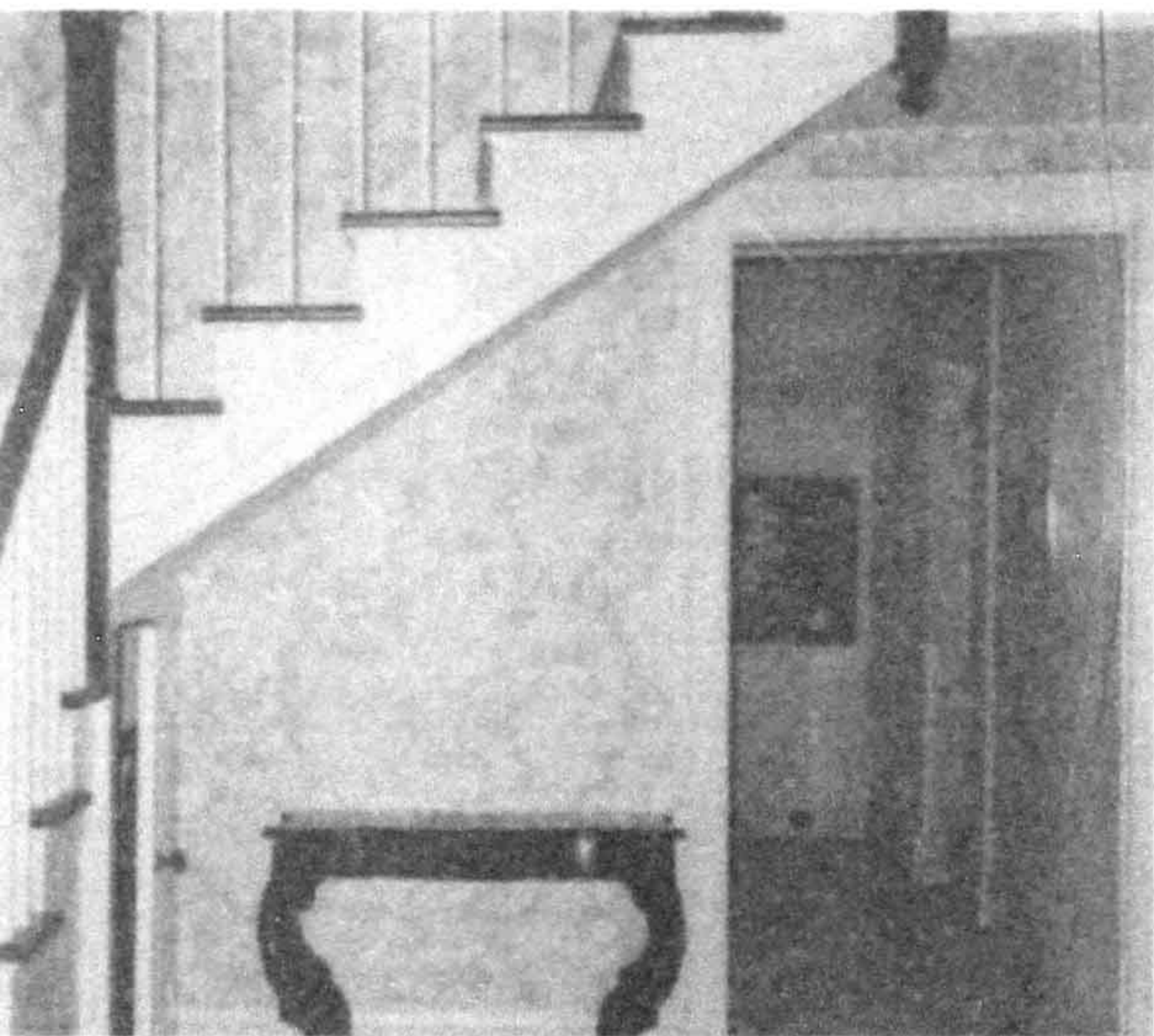
们说，到奥克斯佛一定要去“广场书店”。于是我们就去了。在很深的那个夜晚。

很深的夜晚书店里却亮如白昼。书店里的人仍旧很多，但却异常安静，以至于能够听到书页被轻轻翻过的声响。各种各样的书随意而散乱地摆放着：书架上，地毯上，楼梯上，甚至窗台上，把两层楼的书店挤得满满的。

走上楼梯，迎面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与南方紧密相关的名人伟人的照片，当然其中最多也最为显赫的，是福克纳，显然这里以福克纳为荣。这里可能是整个城镇与福克纳的精神最为接近的地方，也是推销他精神产品的唯一的场所，可今天这里出售的福克纳的小说却并不多。或者是因为他的精神正在遥远？总之福克纳正在被其他种类繁多的图书以及奥克斯佛人日新月异的追求所淹没。随着时间的推移，曾使家乡有了一份光荣的福克纳似乎变得不再重要。他尽管伟大，尽管是镇上的是美国的乃至于是世界的骄傲，但他也不是唯一的，这就是奥克斯佛人今天的观念。

能够感觉得到福克纳正在被他的家乡遗忘。镇上的人们只是偶尔才会提起他。也许当初就是这样，奥克斯佛人从未真正认识过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不朽的价值。尽管这个伟大的作家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但却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过这里。福克纳是属于世界的。

原先在中国，最向往的就是美国的南方，就是密西西比河，就是奥克斯佛，就是福克纳的家……而当此刻就在美国南方，就在密西西比河畔，



就在奥克斯佛，就在福克纳的大房子里，那种梦一般向往反而逃遁得无影无踪，甚至那种圣殿般的感觉也蓦然之间消逝殆尽。后来想了很久，才意识到是因为距离。因为当你梦想的一切突然近在眼前，你就再也看不到光环了，原因是，你已经置身其中。

我独自一人坐在福克纳房子前的木楼梯上等待着。

房门紧锁。白房子里空无一人。丛林和旷野伸展着。一种超然的宁静在荒凉的感觉中油然而生。

我坐着。等待着。想象着三十年前那逝去的风景。

在漫长的午后，我终于看见有人穿过树丛，绕到了房子的背后——先用钥匙打开后门——进去——穿过走廊来到前门——清晰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前门被推开——这时刚好是下午两点。

福克纳故居下午两点准时向游人开放——我从木楼梯上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迎面看到走廊尽头的墙上，是一幅福克纳年轻时黑白照片的印刷品——他望着你。执著而沉重的——于是你被震慑。

就这样，福克纳迎接了你。你们所有的来访者。

福克纳的家是深宅大院。除了南方所特有的那种高大的白房子，还有院后一片片草场，又一片片的树林。福克纳家的树林很深，深得没有尽头。你只能看到树的枝杈繁乱地向四面伸展着。矮下来的地方是一丛丛灌木。阳光照射在林中空地上，树叶和芦苇便会闪出摇曳的光斑。隔开树林和草场的，是用木板条和木桩钉起的长长的围栏。连福克纳家的大门，也是用这种木板条钉起来的。裸露着粗糙的木纹，简易而朴拙，大概也代表了福克纳朴素的审美。门敞开着。静而超然。像一幅古老庄园的油画，给人很多联想。你看到的，是满目荒凉一片衰败；而看不到的，却是一首痛苦挣扎的灵魂的长诗。

然后是他的院落。秋天枯败的落叶铺满了那座白房子的门廊和花园。中午时分，一辆白色的汽车开进来，停靠在福克纳的房子边，然后一个黑人走下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受雇每天为这里清扫落叶的，然后他开始工作。枯叶在他的扫帚下发出飒飒的秋天的响声。

也有点凄凉。

问他是不是了解这房子的主人？问他你曾经有幸见过他吗？黑人显得模棱两可。大概并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又问他福克纳孩子们的下落。这一次他坦诚地说，不知道。他还说他没有读过福克纳的书，当然也就无从了解这个白人作家对于南方黑人以及他们的处境所怀的那一份深切的同情，但这

些并不妨碍那个黑人为福克纳空无一人的萧条故居清扫落叶。他继续工作，干活儿也很卖力气。他的劳动很快就显出了成果。那些枯黄的落叶在他的扫帚下很快就像小山似的堆积了起来。

我独自走进了福克纳的家。接受了在这工作的密西西比大学研究人员亲善友好的微笑。我想他们一定是热爱并了解福克纳的。尽管我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交谈。我便开始一个人静静地参观福克纳家从上到下的每一个房间。我是为数不多来此访问的人们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我用中文在门口的登记簿上郑重地写上了我的名字。

参观福克纳的故居不收费。这和用17美元去观看猫王奥维斯的故居全然不同。

尽管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使奥克斯佛镇上的福克纳变得很富有，但他的家却依然显得简朴之极，甚至使人联想到贫困。最普通的上下两层的房子。简易的楼梯和书架。陈旧的打字机。几乎没有多余的陈设。也看不出一丝的奢华。很多年福克纳在此过着朴素的写作生活。就在他的那架打字机上，他写出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

我至今无法描述阅读福克纳作品时的那种灵魂震动的感觉。

——他先是用文字把你带进了南方的苦难中，然后又用那种神圣的精神引领你从苦难中拔脱。

——他用他所能传达的人们从各个角落发出的声音来拯救人类。

——他在太多的生存之不幸中，终于发现了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那便是他一生苦苦追寻的彼岸。

——他告诉他的读者，你无论被压在生活中怎样的底层，但精神应当永远支撑。这样你才可以不倒。

——福克纳所要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存的质量，而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力量。

其实这里无非是美国南部最普通的乡村；其实存在于这里的无非是房子、马厩、草场和丛林。其实生存在这里的无非是黑人和白人，四季和苍穹……但就是在这平淡无奇的夏日炎热中，福克纳开始了他从这里到永恒的艰苦跋涉。然后他逝去并升上天空，成为了闪亮在美利坚夜空中的那团最辉煌灿烂的星座。

慢慢地，福克纳的亲人们不愿再住在这座大房子里了。他们先后搬走，甚至远离了奥克斯佛。于是这座房子便开始伴随着岁月流逝，而日渐荒凉，杂草丛生。后来，幸好密西西比大学的南方文化中心接管了它，从此，它便

成为了一段历史，一种文物，一个可以向游人开放，供学者研究的场所……

我在福克纳的家中停留了整整一个下午。离开奥克斯佛这个平和宁静的小镇时已是黄昏。就这样，告别了福克纳。告别了我此次访问美国的最重要的地方。很复杂的感受始终伴随着……

天黑之前，我们终于赶到了Canton镇一个黑人农场主的家。他的家很富有。拥有大片的牧场、几百亩棉花种植园和美丽的房子。我们留在这里过夜。看夜晚动人的星空。听宁静的湖水和牛群遥远的叫声。农场主是Jackson的一位出色的黑人牧师。他和他的家人同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一样，虔诚地信仰基督。他在晚餐前用黑人所特有的那种声音庄严祈祷。他请仪方把他的祷告翻译给我听——

感谢主给了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感谢主让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走进我们的家庭。感谢主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晚餐，阿门……

没有福克纳我就不会来到南方。没有福克纳我也不会走进南方黑人的家庭。没有福克纳我更不会听到那么美好的祝愿，所以，希望福克纳也能听到我们对他的感谢。